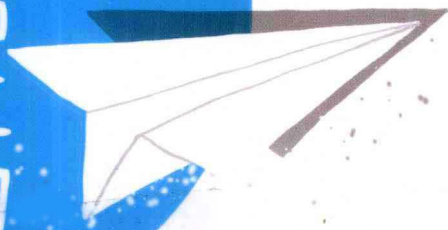


我们的童年，有湛蓝的天空，干净的河水，唱歌的小鸟，  
跳舞的小鱼，快乐的朋友，还有爸爸削的小木枪，姥姥画的彩葫芦……

张吉宙 著

# 篱笆墙上的 红蜻蜓

Liba Qiangshang  
De Hong Qingting



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

张吉宙 著

# 篱笆墙上的 红蜻蜓

Liba Qiangshang  
De Hong Qingting



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篱笆墙上的红蜻蜓 / 张吉宙著.

—北京: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, 2010.9

ISBN 978-7-5119-0278-8

I . ①篱… II . ①张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66759 号

---

书 名: 篱笆墙上的红蜻蜓

出 版 人: 宋灵恩

作 者: 张吉宙

出版发行: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

邮 编: 100044

发行热线: (010) 68320825 68320484

传 真: (010) 68320634

邮购热线: (010) 88361317

网 址: [www.cmepub.com.cn](http://www.cmepub.com.cn)

电子邮箱: [zgsdjj@hotmail.com](mailto:zgsdjj@hotmail.com)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字 数: 120 千字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10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9-0278-8

定 价: 19.80 元

---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更换  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- 石碾 ◇ 001
- 纸飞机 ◇ 013
- 打龙袍 ◇ 021
- 过年（一） ◇ 028
- 过年（二） ◇ 036
- 槐树林 ◇ 042
- 柳腔 ◇ 050
- 红皮鸡蛋 ◇ 058
- 白猫花猫 ◇ 065
- 在路上 ◇ 073
- 四分钱 ◇ 085
- 捡秋 ◇ 091
- 听姥姥讲故事 ◇ 100
- 五线索 ◇ 108
- 篱笆墙上的红蜻蜓 ◇ 114
- 彩绘葫芦 ◇ 122
- 谁家新燕啄春泥 ◇ 133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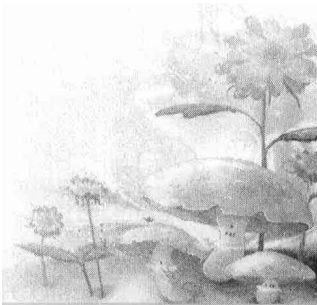
## 石碾

我从小和姥姥住在村西的九曲巷里。长长的巷子，弯弯曲曲拐了九道弯，里面挨挨挤挤地住了十几户人家。每天，巷子里总闪现着大人们匆忙而又疲惫的身影，孩子们更闲不住，哪个在巷子里喊一声：“谁家的小孩儿，赶快出来玩。”一会儿工夫，“吱呀，吱呀”。巷子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开门声，紧接着，“噔噔噔”的脚步声和嘻嘻哈哈的笑声从这头传到那头，回荡不息。

我几乎没有一天不在九曲巷里闹腾。姥姥说我天生调皮，刚学会走路那阵儿就在家憋不住，有一次偷偷地溜出了家门，等姥姥发现我不见了，急忙出门寻找，左右一看，不见人影，小巷又弯又长，一眼望不到头，无法判断我到底往哪个方向走了。

情急之下，姥姥向往南的方向追我，出了巷子口也没找到我，这才意识到我可能往北走了，又连忙返回身来，赶到巷子北头，依然没发现我的身影。姥姥急坏了，大声喊着我的名字，任凭姥姥怎么喊，我就是没有回应。吓得姥姥一口一个老天爷呀、老天爷呀，这可怎么办？而我正蹲在巷口右侧的那棵老槐树的树洞里，捂着嘴偷偷地乐。

老槐树有上百年的历史了，虬枝盘曲，树冠如盖。粗壮的树干底部裂开一个树洞，里面长出一棵枸杞。枸杞长势旺盛，年年开花结果，村里人称之为“槐抱枸”。这次，老槐树将枸





杞和我一起抱在怀里。当我终于笑出声来，姥姥一下子扑在老槐树上，一迭声地说：“槐抱枸，槐抱枸，抱了胖小子。”

紧挨着老槐树，有一盘石碾，圆圆的碾盘很大，我曾和望月、祁汉等七八个小伙伴手拉手才将它环绕过来。村里人常来碾谷子、盐粒儿什么的，围碾一圈的磨道被踩得溜光儿，我们经常绕着石碾玩一种游戏：捉特务。一个在前面跑，一个在后面追，围着碾盘转圈。这种追逐颇费体力，很难追上前面的人，不光靠速度，还要靠耐力，更要靠技巧，追得急了，跑得快了，突然，追的人猛的回过头来堵，跑的人刹不住脚步，转身慢了，很容易被捉住。

姥姥看到我们玩这种游戏，脸色就会暗淡下来，好像有什么沉重的心事。

有一次，我们又在玩“捉特务”的游戏，姥姥过来碾盐粒儿，我还没尽兴，催促姥姥快点碾完，等着玩游戏哪。一向干活利落的姥姥，却一反常态，慢腾腾地推着碾子，半天走一步，我急得不行，喊了小伙伴们一块帮姥姥推碾子，人多力量大，碾砢子被我们推得快速滚动，一会儿就帮姥姥碾完了盐粒儿，可我们一个个也累得筋疲力尽，再也跑不动了。

弹泥球不费力气，我们就蹲在老槐树下弹泥球玩。姥姥倚着石碾歇息了一会儿，招呼我到近前，告诉了我一件发生在几年前的事情。



那个夏天的晚上，明晃晃的月亮地儿，刮着一阵阵凉风，姥姥抱着八个月大的我在老槐树下纳凉儿，突然，满天飞起了蝙蝠，乌压压的蝙蝠铺天盖地，横冲直撞，把天上的月亮都遮挡住了，树上的蝉儿齐声鸣叫。这些反常的现象，让人感到一种不祥的预兆。

一会儿有人慌慌张张地穿过村街，边跑边喊：大队部里闹武斗了。姥姥心里一惊，因为武斗的两派人中，其中一派的头儿是我爸爸。于是，赶紧抱我往家走，准备先把我放在葫芦姥姥家，再去大队部看看。

就在这时，身旁跑过一个人，满身酒气，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杀猪刀。他外号叫“花和尚”，是个屠夫，和我父亲是死对头，本来他是赶去参加武斗的，发现姥姥抱着我，忽然回过头来，冲姥姥喊道：“停下。”伸手扯了姥姥一把，姥姥一个趔趄，险些跌倒。

“花和尚”盯着姥姥怀中的我，眼冒凶光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先宰了这个小兔崽子再说。”举刀向我捅去。姥姥紧紧地将我抱在怀里，扭身躲过。“花和尚”并不罢休，再次举起尖刀，姥姥只有抱着我原地转圈，将自己的后背给他，不让“花和尚”和我照面，这样他无论如何也伤害不到我，除非他先对姥姥下毒手。所幸“花和尚”的目标只在我身上，并没对姥姥动手。

躲闪中，姥姥累得气喘吁吁，渐渐体力不支，万分危急中，姥姥急中生智，抱着我围着石碾转圈跑，“花和尚”在后面追赶，小脚的姥姥不知哪来的力气，脚下像生风一般，跑得飞快，身高体大的“花和尚”怎么也撵不上，几圈下来，“花和尚”可能转晕头了，脚下一滑，竟鬼使神差地一头撞在石碾上，顿时，头破血流，当场瘫倒在地爬不起来了，姥姥趁机抱着我脱身。

后来，每逢初一、十五，姥姥都会到石碾旁烧几张纸，她始终认为，那天晚上石碾显灵了，推动她跑起来的，要不然要命也跑不了那么快。姥姥对我说：“别看这碾是块石头，可它也有灵性，像一个好人，咱们应该念它的好。”我点点头，问姥姥：“那坏人呢？害咱们的人该怎么办呢？”

姥姥说：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老天爷会惩罚他的。”



“老天爷怎样惩罚他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老天爷会不会打雷劈死他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说呀，姥姥。”

“唉，本不该告诉你。”

“姥姥，你还没回答我呢！”

姥姥沉思了半晌，才说：“‘花和尚’那个人呐，心眼儿其实并不坏，就是脾气急躁，那晚他兴许喝醉了，迷了心窍，要不然也不会做出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来。”姥姥为此举了一个事例，有一年，家里养的猪拱破了圈墙，冲出九曲巷，跑到大街上。小脚的姥姥怎么也追不上那头猪，“花和尚”推着车子往地里送粪，正好碰见，二话没说，放下车子，帮姥姥将猪赶回家，又帮着把圈墙砌好。于是，姥姥就教导我：“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这人呐，你要多念他的好处，少念他的坏处。”

虽然过去的事过去了，可石碾依旧在眼前，历经风雨，一成不变。我盼望石碾旁常出现姥姥的身影，因为姥姥会把碾出的谷糠攒着，装满一袋子，领我去赶集，把谷糠卖掉，用换来的钱给我买好吃的。所以，我盼望姥姥多去碾一些谷子，多攒一些谷糠，多卖一些钱，多买一些好东西给我吃。可是，一年到头，姥姥碾不了几次谷子，大多碾一些地瓜干或粗盐粒。我让姥姥多碾谷子，姥姥说：“哪有那么多谷子碾？”

我问：“为什么没那么多谷子碾？”

姥姥叹口气说：“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。”

不管怎样，我并不感到失望。我知道只要石碾在，姥姥总会来碾谷子，早晚有一天，会攒一些谷糠的，只不过需要耐心等待。在等待的时光里，村里放了一场电影，名字叫《地道战》。其中一个镜头很有趣，武工队挖的一个地道口就在一盘石碾下面，等鬼子过来了，武工队员神不知鬼不觉地从碾盘下冒出来，





打得鬼子晕头转向，鬼子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，石碾下面竟然还有地道口。

我们模仿电影中的故事，分成两组人做游戏，一组是好人，装工队员，由我装队长，望月和康龙装队员；一组是坏人，由祁汉装鬼子军官，凌波和长河装鬼子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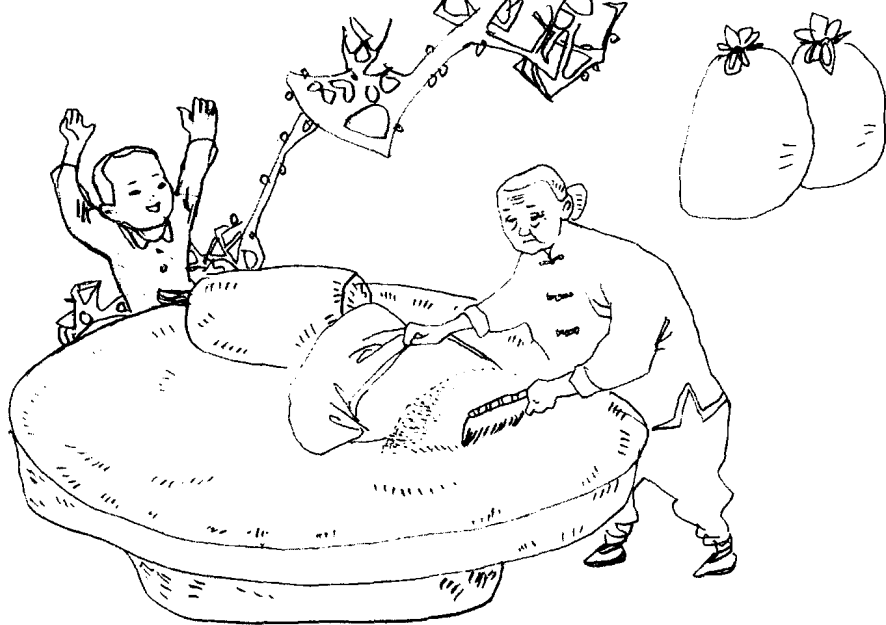
我率领武工队员钻到碾盘底下，出其不意地把“鬼子”打败了。我们重新演绎了“地道战”，觉得十分过瘾，而且十分逼真，最大的功劳应该归功于石碾，如果没有它，我们很难活灵活现地表演。

望月说：“和电影里演得一模一样。”

祁汉说：“比电影演得都像。”

最后，大家一致认为我演得武工队长最好，很像影片中那个机智、勇敢的武工队长。祁汉演得也不错，他演得鬼子军官使我们笑破了肚皮。他生下来就眼斜，总爱侧着身子看人，当他被“武工队”打蒙的时候，那副撅着屁股，双手抱头，斜眼张望的样子特别滑稽。我们乐此不疲地把这个游戏做了好多遍，欢快的笑声回荡在石碾周围。





初冬的一个下午，姥姥终于牵着我的小手来碾谷子了。和往常一样，姥姥仔细地扫净碾盘上的谷糠，一片都不落下，装了足足有半袋子。然后，揪着袋口，提了提，踱了踱，说：“足有两斤了，加上先前那些，差不多有七八斤了，明天我就领你去赶集。”

“噢——去赶集喽！”我高兴地大叫，情不自禁地围着碾盘跑起来，一边跑一边在脑子里盘算着，用卖谷糠换的钱该买些什么呢？但不管买什么，有一样东西不能落下。

我问姥姥：“这次能卖不少钱吧？”

姥姥说：“你个小馋猫，又想买什么了？”

我故作神秘地说：“我想买一样东西，你肯定猜不到。”

姥姥笑了，说：“小鬼头，你肚子里的小算盘怎么打的我能不知道？”

我俏皮地说：“姥姥，你猜猜看。”

姥姥手扶碾盘，摸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，说：“气球。上次钱不够了，没买成。这回你就想买它不是？”

我拍着巴掌说：“错了，错了。”

姥姥想了想，说：“大麦芽糖，你最爱吃这个。”

“不对，不对。”我跳着高说。

姥姥感到很奇怪：“咦？我还能猜不到？”突然，姥姥一口气说了一连串的名字：糖葫芦、万花筒、琉璃球儿、布老虎……凡是我喜欢的东西，不管是好吃的还是好玩的，姥姥一股脑儿地讲了出来。意思很明显，反正就这些东西，里面总会有一样吧？

我一下扑到姥姥怀里，搂着姥姥的腰，使劲地晃动，说：“姥姥耍赖皮，姥姥耍赖皮。”

姥姥用手点我脑门一下说：“姥姥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你想啥我能不知道？”

我松开姥姥，翻身跳到碾盘上，两手叉腰，得意地说：“哈哈，姥姥还是没猜对。”

“没猜对？”姥姥纳闷了，皱着眉头使劲地想着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到底是什么呢？可把我难住了。”





在我印象中，姥姥这是第一次被我难倒，我高兴地在碾盘上蹦来跳去，催促道：“快猜，快猜呀。”

姥姥没辙了，说：“东方长大了，想法多了，姥姥上年纪了，不中用了，连东方心里想什么都不知道。”姥姥的语气有些失落，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。

看样子姥姥不高兴了，我心里一急，不能惹姥姥不高兴，急忙说：“姥姥千万别生气，我告诉你就是了。”我贴近姥姥的耳朵，悄悄地说：“我想买一本连环画，名字叫《地道战》。”

姥姥“扑哧”笑了，说：“到底憋不住，自己说出来了吧。”我这才发觉上当了。

《地道战》是姥姥给我买的第一本连环画。虽然我还不识字，但我看过电影，连环画的画面和电影画面一样，我完全能看懂，再说看连环画比看电影还有意思。

我拿着连环画坐在碾盘上，前后左右围满了小伙伴，一颗颗小脑袋紧紧地凑在一起，目光齐刷刷地盯着连环画，看得津津有味，所有的惊叹声和忍俊不禁的笑声都那么一致。

大家一齐看一本连环画不过瘾，第一个要借回家去看的是祁汉，开始怕我不肯借，试探着小声说：“可不可以借我看看？”看着他那近乎乞求的斜斜的眼神，我一甩手，大方地将连环画递给他，忘不了加上一句：“快借快还，再借不难。”自祁汉开始，后面接二连三地有人借看，我一一应允，毫不吝啬。连环画一度在伙伴们中间传阅，好长时间不在我手中。姥姥夸奖我，说我做得对，有好东西就该和大家分享。

“花和尚”的儿子叫杨兵，小我一岁，生性孤僻，不爱说话，喜欢一个人在村街上到处溜达。每次“花和尚”来石碾上碾东西，他都跟着，蹲在旁边，两手托腮，一动不动地看着“花和尚”推碾子。我和祁汉他们在槐树底下玩耍，有时候招呼他一起玩，他面无表情地歪头看我们几眼，自顾低下头去，捡一截树枝或一块瓦片，在地上胡乱画着。“花和尚”喝他一声，命令似的让他加入到我们的行列，他耷拉着眼皮，爱理不理。

有一次，“花和尚”对我说：“东方，你们多带带他吧，和他一起玩。这孩子不定憋成个什么样。”我说：“叫他几次，他不愿和我们玩。”“花和尚”说：“没事就上我家去，把他拖出来，你们走到哪，就把他拖到哪，时间长了就好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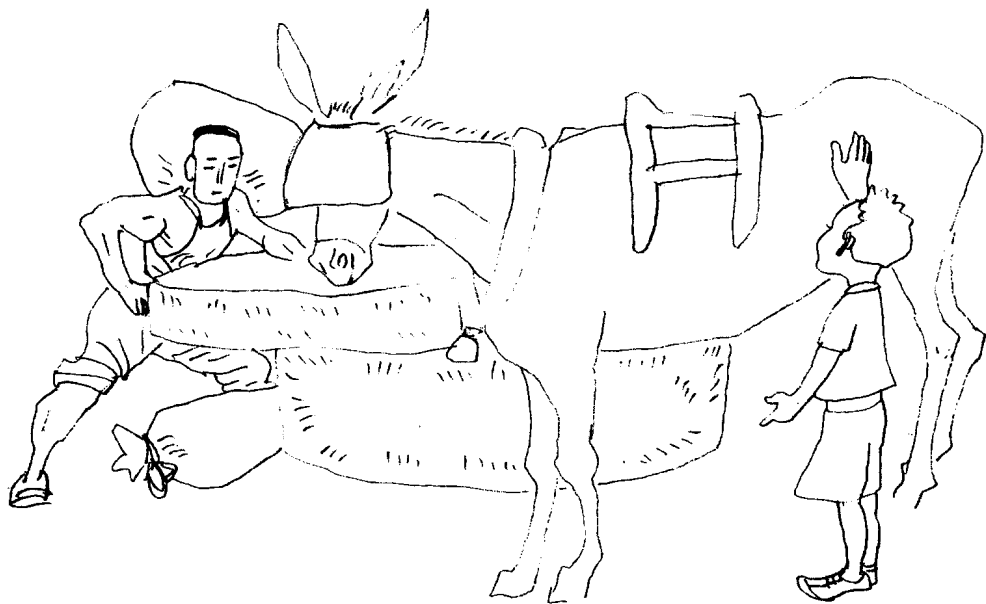
按照“花和尚”的意思，我们试了几次，根本不管用，你越强行拖他，他越死拽着门框，怎么也不肯走出家门半步，哄他劝他也不管用，他眨巴着眼睛，往四下里看，正眼都不瞧你一眼，实在拿他没有办法。气得“花和尚”朝他屁股上狠狠踹了一脚，他就趴在门框上呜呜地哭。

姥姥给我出了个主意，让我平时留心杨兵都爱到哪里玩，喜欢玩什么，然后投其所好，陪着他玩，而不是逼着他陪我们玩。姥姥的主意果然不错，没用几天，我基本上掌握了杨兵的行踪和喜好。

每天，他走出家门，先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一圈。拴在木桩上的老黄牛，土中刨食的芦花鸡，踱来踱去的大白鹅，探出墙头的杏花，飞落在枝头的麻雀……都会让他目不转睛地看上半天。然后，来到石碾旁，碰到有人在碾东西，他就蹲在旁边看。

他最喜欢看毛驴拉碾子，碰上谁家套上毛驴拉碾子，他的脸上就充满了笑容，等驴转到他旁边，就会忍不住伸手去摸它一下，毛驴被蒙着眼睛，看不到谁在摸它，还以为是主人催它加把劲儿呢，忽地一下加快速度，拉得碾砣子飞滚。杨兵便咯咯咯地笑出声来，兴奋地跳几下。

除此以外，我还有一个重大发现，我们几个围坐在一起看连环画的时候，杨兵就慢慢地向我们靠近，在离我们两三步远的地方站住，双眼紧盯着我手中的连环画，眼神里满是好奇。我冲他扬扬手中的连环画，他便朝我走一步，我问他：“喜欢看吗？”他点点头，我说：“那就过来一起看吧。”他犹豫着，脚尖朝地面上碾来碾去，却不肯过来。“过来嘛。”大家一齐喊他，杨兵迟疑了一下，终于像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，勇敢地迈开步子，来到我们面前，我拉他坐下来，将连环画递到他手中，伙伴们将他围在中间，共同观看。杨兵手捧连环画，完全沉浸在引人入胜的画面里了。



过了三天，杨兵突然来我家找我，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来我家，怯生生地站在院子里，嘴巴努力地张了张，叫了声：“东方。”姥姥让他进屋，他摇摇头站在原地不动，姥姥拿出两块饼干塞给他，他把手背到身后，怎么也不肯要，我拿过姥姥手中的饼干，转到他身后，硬塞进他手中。他手握饼干，也不吃，站在那里纹丝不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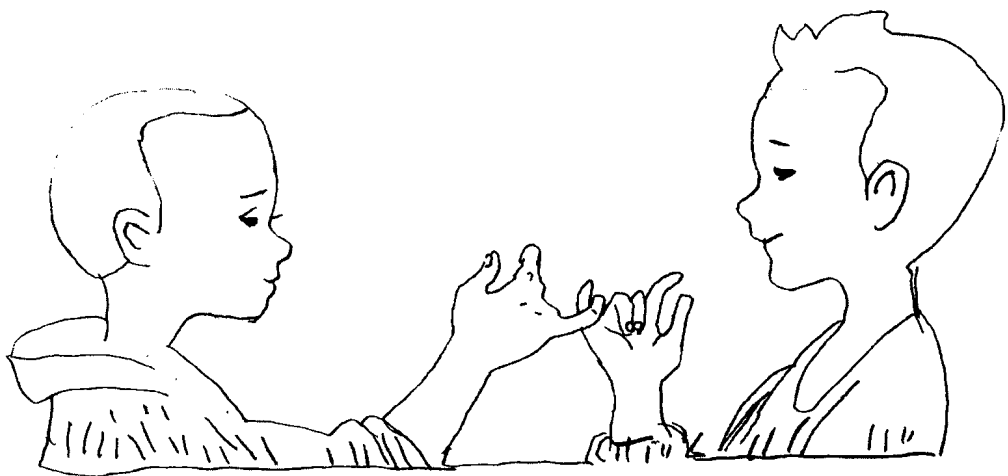
我回屋里拿出一盒泥球，说：“杨兵，我们到外面弹泥球吧。”他看着我手中的泥球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“杨兵，你不喜欢弹泥球吗？”我问他。

杨兵轻声从喉咙里蹦出两个字：“喜欢。”

“那不就得了，走，找康龙他们一起玩。”我说。

杨兵跟在我身后，磨磨蹭蹭地走了两步，就不走了。我回过身来，拉他一把，“走呀。”他非但不走，反而往后退了一小步。

姥姥说：“杨兵，你找东方有什么事吧？”杨兵点点头。“那你跟东方说说吧。”



杨兵望着我，终于说道：“连环画。”

原来是这样。“干吗不早说呢？”连环画就装在我身上，每天我都会把它带在身边，看连环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，无论看过几遍都不觉得厌烦，而且觉得越看越好看，越看越爱看。原来杨兵也不例外，第一次没看够，终于开口跟我借了，我立刻掏出连环画给他，说：“回家慢慢看吧，什么时候看够了再还给我。”

杨兵使劲点点头，“不过，我有个条件，往后可要和我们一起玩哦。”我又说。

“嗯。”杨兵答应着。

临出门时，姥姥又对杨兵说：“以后常来找东方玩啊。”杨兵转身冲姥姥笑了笑。

从此以后，杨兵果然常来找我玩，虽然他极少说话，但我走到哪，他跟到哪，很开心的样子。



有一天，姥姥又来石碾上碾谷子，我悄声对杨兵说：“过几天，我再买一本新的连环画，第一个借给你看。”杨兵突然钩起小拇指，伸过手来，我一下乐了，他要和我拉钩啊，拉钩就拉钩，我俩的手指紧紧钩在一起。这时，杨兵说出了我听到的最长的一句话：“拉钩上吊，一百年都不变，谁变谁就是小狗。”

有一个问题，我想了很久，姥姥说石碾有灵性，可它什么时候也能开口说话呢？





## 纸飞机

在我刚到不穿开裆裤的年龄，有一天，姥姥对我说：“从现在开始，我找个人带你玩。”

我问：“那个人是谁呀？”

姥姥说：“甘福。”

“怎么会是他呢？”我不解地看着姥姥。甘福是个大人，有三十多岁了，跟我爸爸差不多大，姥姥怎么让我跟一个大男人玩？

九曲巷的北头是甘福的家，每天我数次从他家门口经过，却从未进去过。这人有点奇怪，除了下地干活，就将大门关得紧紧的，很少出门。就算出门，也不往别处去，顶多走到石碾旁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走走看看。

姥姥说：“他爷爷中过举人，留下很多书，能拉两马车。甘福每天都用功读那些书，他可是全村最有学问的人。”

姥姥很郑重地把我推到甘福面前，说：“我想让你多带带东方，多给他讲些书上的事情，你不会嫌弃吧？”甘福说：“怎么会呢？我早看准了，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。”姥姥笑呵呵地说：“你不光有学问，还有孩子脾气，有你常领他玩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姥姥又嘱咐我：“要听大人的话，都是为了你好。”我低着头，心里却极不情愿。

甘福家里没什么好玩的，他睡觉的那间屋子，到处堆着一摞摞的书，紧挨炕角的那张桌子上放着笔墨纸砚。墙上挂满了

